

# 建團65周年

# 中國芭蕾舞走近觀眾面向世界

## ——訪「中芭」團長兼藝術總監馮英

### 藝壇動靜

中國國家芭蕾舞團

(又稱中央芭蕾舞團，簡稱「中芭」)2024年年底建團65周年推出團慶系列展演，自去年10月至2025年1月期間，接連上演多齣原創首本劇目、外國古今經典及匯演專場。公演的劇目計有：《紅色娘子軍》、《過年》、《十二生肖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吉賽爾》、《天鵝湖》、《舞姬》、《灰姑娘》、《蝙蝠》等，加上「中芭」舞蹈學校2019級畢業匯報晚會「舞動的梦想」、芭蕾舞創意工作坊15周年精粹專場及「中芭」65周年慶典GALA，可謂全方位地呈現全體舞蹈員的實力和藝術水平，舞台美術隊伍專業的製作水平，以及「中芭」舞蹈學校培育人才的成果。

劉玉華

### 兩隊演出滿足觀賞需求

劉：「中芭」2024年1月到香港演出《天鵝湖》和《紅色娘子軍》，那是繼2017年訪港之後，相隔七年，首度亮相香港舞台。現場所見，多組擔演主角的演員(舞蹈員)，全部換了新的一批。目前，「中芭」有多少名演員，您覺得演員們的更替變化，哪些方面較過去的突出？

馮：共有144名演員。現在的演出任務很重，我們是分開兩個隊伍演出。譬如說，他們可以同時時間一個團隊在南方演《娘子軍》，另一個團隊在北京演《蝙蝠》或《天鵝湖》。「中芭」必須配備能同時演出的陣容，才可以滿足觀眾不同的觀賞需求。

如今，我們演出的場次比2017年時，可說是翻倍了，2024年全年演出260多場，就是因為分成兩個團隊，場數便倍增，演員們也有更多的表演機會。

應該說，第一個隊伍的演員們屬於在藝術上表現力較明顯，塑造人物性格，拿捏角色的內心情感較深刻，藝術表達力也較成熟。

第二個隊伍則屬於較有激情，他們的技術水平很整齊，充滿了活力。因為整個團隊成員都是來自各個舞校剛畢業的高材生，舞藝技術水平跟我們過去的年代相比，要高很多。

兩個隊伍就像人們的成長規律那樣，年輕時更拼搏，有很多激情，像不知道累似的；年紀漸長，當要表達感人的情景時，就會顯得較沉穩。



中芭供圖

### 逾200部劇目風格多樣

劉：65周年系列展演，每一或兩個星期內換着搬演不同的劇目，內地觀眾的反應如何？

馮：「中芭」擁有超過兩百部劇目，我們希望能展現舞團的實力。除了公演九台風格迥異的大戲(長篇劇目及大型專場晚會)外，也想在一天之內向觀眾匯報65年來的收穫。由是，去年12月底「中芭」生日的正日，上演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慶典GALA，並安排線上現場直播。12月30日當天有二百萬人次瀏覽量，挺難得的！這是普及，讓所有人都能看到芭蕾舞表演。

我們的演出是靠售票的，「中芭」票價並不高，不像國外大型舞團到中國表演那樣，動輒上千元一張票。可能我們安排上演多樣風格的劇目，反差很大：前面演古典的《舞姬》，後面演民族原創的《十二生肖》，接着演當代的《蝙蝠》、《過年》。不同編導，不同時期、題材，跳躍性很大，觀眾的歡迎度還是挺高的。

舉例說，專為「中芭」舞蹈學校編排的原創劇目《十二生肖》，很受家庭觀眾及小朋友歡迎，上座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當我們在天橋劇場演《舞姬》時，正好碰上馬林斯基芭蕾舞團到上海公演《舞姬》，可幸我們的上座率也達到八成呢！北京本地有這麼多的劇場，上演各樣藝術門類的表演，觀眾願意掏錢買票來看「中芭」，相當不容易。

劉：疫情期間，大家是怎樣捱過去的？疫情後，要面對哪些困難？

馮：疫情期間，因公共場所全部關閉，不能演出，我們堅持做好防護，演員們戴着口罩，天天在教室裏練功，直至疫情結束。

受到疫情影響，我們很多的計劃都被泡湯了。譬如說，本來我們要去阿曼、要去德國參加在大廣場上的戶外表演等等，都沒法實現。1月底前往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公演《過年》，原本是2020年的項目。

疫情之後，我們採用各種調整方式，促使觀眾走進劇場。推出芭蕾舞普及活動「走近芭蕾」，旨在讓觀眾近距離感受芭蕾的藝術魅力，觀摩舞團台前幕後的面貌。周六上午，「中芭」在天橋劇場公演「走近芭蕾」，觀眾可以參與體驗活動，欣賞演員和舞校學生們在舞台上上課及表演折子舞選段。首次公演時還作了線上直播整場演出。

我想，中國現在依然有太多觀眾沒看過現場芭蕾舞表演。先不說外地那些條件不太好的地方，即使在北京，能看到現場芭蕾舞的人，也是不多。我們要培養觀眾，舞蹈教育的推廣需要堅持，「走近芭蕾」的票價不高，大約一百塊錢吧！



▲《過年》瓷器舞。中芭供圖



▲馮英談「中芭」近況。劉玉華攝

### 赴海外參賽屢獲獎項

劉：自2009年領導「中芭」以來，您一直努力讓舞團融入國際舞壇，積極把中國芭蕾的「板塊」拼合到世界芭蕾的「砌圖」中。

據悉，2009年舞團在巴黎歌劇院公演《希爾薇亞》(Sylvia)與《紅色娘子軍》。2011年「中芭」分別參加愛丁堡藝術節及漢堡芭蕾舞節，搬演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和《牡丹亭》。隨後幾年，《紅色娘子軍》、《牡丹亭》到紐約、墨爾本、倫敦、曼徹斯特等城市巡演。2016年，《過年》(中國版《胡桃夾子》)首次在康城上演，兩年後在巴黎新建的La Seine Musicale劇院演出十場。

歷年來，「中芭」應邀出席美國亞藝舞蹈家國際藝術節、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節等多個國際藝術節，表演古典芭蕾舞劇目及當代作品。舞團更是漢堡芭蕾舞節「尼斯基大匯演」(Hamburg Ballet Days—Nijinsky Gala)的常客，2015至2023年期間，在漢堡歌劇院演出「中芭」編導費波編排的多齣現代舞作品。

此外，「中芭」演員近年在國際芭蕾舞比賽中屢次奪得獎項。今時今日，中國芭蕾給各國觀眾留下怎樣的印象？國外舞蹈界對「中芭」有何評價？

馮：「中芭」應該是能讓世界看到的。我們去漢堡演出已經好多年了。約翰·紐邁亞(John Neumeier，又譯作約翰·諾伊梅爾)、漢堡芭蕾舞團的整個團隊、「漢芭」舞蹈學校校長，皆讚賞「中芭」演員的表演；認為費波的現代舞作糅合中國傳統和當代元素，藝術表現力很講究。

在漢堡歌劇院舞台上，我們也曾演出紐邁亞編排的《大地之歌》——「秋」的雙人舞。事實上，紐邁亞2012年到北京給我們排演他的《小美人魚》。演出後，他說「中芭」演這部舞劇，竟展現出意想不到的一種獨特東方美感，是他當初創作此劇時未有預見的效果。

到國外巡演《吉賽爾》，觀眾覺得我們對人物內心情感的掌握和表達，呈現了高的藝術品質；活現幽靈輕盈飄逸的特質，深深地打動了他們。

「中芭」演員多次在美國傑克遜國際芭蕾舞比賽(USA International Ballet Competition [Jackson, Mississippi])獲得獎項。2023年更一舉贏得六個獎項，包括少年組金獎及銅獎、少年組最佳雙人舞獎、成年組男、女舞蹈員銀獎；加上編舞特別獎。陳梓豪創作的現代舞《最後的最後》，現場觀眾反應簡直是驚嘆！這個雙人舞描述人生、人性、人與人的關係……展示人類共性的主題。有評委看後說：「這個作品教我看得到落淚！」可見藝術作品是沒有界限的，能打動人心的創作就能獲得肯定。

「中芭」既表演古典劇目、原創劇目，又演繹現代舞作，他們已經看見了我們自成的一個體系，這很重要。

65年來，在提升技術能力與表達東方人的藝術性審美方面，不斷追求達到國際一流水平的拚搏過程當中，我們確是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欣賞，與認同中國芭蕾的獨特影響力。



▶《過年》壓軸雙人舞。中芭供圖

## 「華韻新聲」音樂會周日登場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李兆桐報道：新聲國樂團將在2月23日帶來「華韻新聲」李家華作品音樂會，首次在香港呈獻多首極具李家華作曲風格的民族器樂作品。作為資深作曲家與藝術顧問，李家華早於1994年首度與新聲合作，是次音樂會為時隔30年兩者的再次攜手，演繹多首以歷史故事為背景的作品。

新聲國樂團現任主席兼總監劉偉基，曾在1994年隨樂團與李家華前往福建演出，演出曲目包括李家華代表作之一《木蘭懷古》。劉偉基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今次希望藉邀請李家華來港指揮的機會，不僅帶來其出色的作品，還能讓李家華這位自己的「上一代」指導樂團的「下一代」音樂會精選李家華六首代表作，其

中包括香港首演琵琶敘事詩《木蘭懷古》，取材自宋代女子錢四娘為民興修水利的感人故事。幻想序曲《宋王臺》以音樂演繹南宋宋末代皇帝昀帝避居香港的史實。此外還有富有現代感的胡琴二重奏曲《等你歸來》、融入福州傳統民謠的隨想曲《三坊七巷》、充滿童趣的樂隊組曲《童年二三事》，以及是次世界首演的音詩《宋詞五章》。

李家華介紹，這些作品多以宋朝歷史故事及宋詞為背景，除了勾勒香港在宋朝歷史中的故事外，還融入辛棄疾、陸游、蘇軾等宋代詞人的一腔報國熱血。他希望聽眾在是次音樂會中不僅可以享受中樂的美妙，還能了解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，感受「千古風流人物」的豪情。

李家華指出，在排練的過程中發現樂團存在部分「平衡」的問題需要調整。在與新聲國樂團的排練時，樂團的噴吶演奏效果在室內並不能讓李家華滿意。噴吶是一種多在室外表演的樂器，以往多是大聲吹奏進行各種民俗儀式。但在此次演出的曲目中，閩南樂曲的演奏要求尋找「平衡」，噴吶要做到不那麼嘈雜，「需要大聲演奏時要吹出氣

勢，需要小聲演奏時要吹出細緻。」

而彈撥樂器作為中樂團較為重要的部分，同樣也需要尋找「平衡」。「比如琵琶是以指甲彈奏，揚琴是用鏈子擊打演奏。用不同演奏手法的樂器放在一起就需要尋找聲部的『平衡』，否則演出的效果就會很亂。」他表示，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，現在樂隊已經逐步達到讓他滿意的效果。

演出資訊 「華韻新聲」李家華作品音樂會

日期：2月23日  
時間：20:00  
地點：沙田大會堂演奏廳



▲李家華(右)與劉偉基。大公報記者李兆桐攝



▲「華韻新聲」李家華作品音樂會將在2月23日於香港上演。